



紀弦主編 現代詩 號季秋・年九第 (期五十三第)號五新 THE MODERNIST POETRY QUARTERLY 行發社詩代現北台

《現代詩》是台灣的老牌詩刊，由紀弦創刊於一九五三年二月，是三二二開的小冊子(四十一期起改為二十四開，後來又改為十六開)。據林煥彰編《近三十年新詩書目》得知，出一九六四年二月止，歷時十一年，共出四十五期的季刊。

如今大家見到的，是一九六一年八月的「秋季號」(第三十五期)，薄薄的一冊，連封面及底頁，加起來亦僅得二十八頁，雖然給人「弱不禁風」的樣子，可是內容卻相當充實：論文的紀弦的《從現代詩的現代化到現代詩的古典化》、柏格森「ZEM」的《形上學派、超現實派與象徵派詩》、紀弦的《詩集歌者自序》和羊令野、柏谷、秦松、一夫等人的詩，此外，還有紀弦、鄭愁予、羅英、沉冬和梅新的詩組。此中特別要提的是鄭愁予的《窗外的女奴》，詩分《方窗》、《圓窗》和《正字窗》三節，鄭愁予很喜歡這首詩，後來選用之作書名，一九六七年於台北十月出版社出了本詩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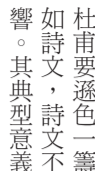
紀弦的《現代詩》

許定銘

現在看來，像蘇東坡這樣元氣淋漓、才華橫溢、富有生機的人物，是人間不可無一難得有二，在他身上挑選出若干使人喜愛的特點，倒是輕而易舉的事。他成熟的思想，高尚的人格，淵博的學識，悲天憫人的情懷，出神入化、神人合一、物我無間的人生感悟，才成就了他的詩文。這或許是中國人喜愛蘇東坡的真正原因吧。

愛上蘇東坡

荆墨



蘇東坡是詩人、書法家、畫家，是皇帝的秘書，是慈善家，是佛教徒，是一個一肚子不合時宜的人，還是一個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兒的大好人。我覺著這些還不足以勾勒出蘇東坡的全貌。林語堂在其《蘇東坡傳》的序言中又給出了兩條蘇東坡受人喜愛的理由：一是蘇東坡的人品，具有耶穌所說的蟒蛇的智慧和兼有鴿子的溫柔慈厚；這是歷史上其他文人不能望其項背的；二是蘇東坡具有一種易於感覺而難以言表的魔力，而這種魔力只有有煙燻的天才才所具有的。到底這種魔力是什麼，林語堂也沒說清楚，可能是他對蘇東坡的一些只能意會的印象吧。



陳旻

母與子

通，他已經不習慣與媽媽交流，母子間已變得「無話可說」。而他自己「談女朋友」並非是因為感情，其實是執意要與母親「作對」。這孩子的敘說令我辛酸，我一方面告訴他他的母親為工作所付出的艱辛，試圖讓他理解媽媽的辛勞；另一方面，勸說同學不要居高臨下，要學會與兒子交朋友，平等相待，以贏得孩子的信任。當然，我首先與這個孩子交朋友。當我告訴他，那個「女朋友」竟然在網絡上以惡毒的語言咒罵他的媽媽時，他怔住了，顯然，他還是在意自己母親的，不能容忍別人對母親的不敬。後來，他們迅速分手了。前兩個周末，我特意請已經在南京上大學的這個孩子吃飯，席間，他對我說，一次，他說的笑話讓他媽媽笑得直不起腰來，而看到自己能令媽媽如此開心，他非常高興。聽罷，我唏噓不已，這個孩子終於開始懂得關注母親的感受了。不過，我最大的欣慰是，我試圖與如意「交朋友」已獲得初步成功。每周，我要與他坦誠相見談一次心，性格外向、開朗的如意會把班裡發生的瑣碎事情喋喋不休地全部說給我聽。往往這個時候，才是我作為母親最享受的時光。課外班終於放學了，走出大門的如意很自然地挽住等在門口的我，那份親密令我陶醉。我說，今天是母親節，媽媽在你心目中是什麼形象？兒子笑道：「吼吼罵罵」，說著卻將我的胳膊挽得更緊，小小的身子緊靠著我。那一瞬，我暗想，套用詩人海子的句式：「從今天起，做一個慈祥的母親／餵飯，燒水，帶孩子周遊世界／從今天起，關心孩子和功課／我有一個孩子／他是我全部的溫暖所在」。

母親節的反思



今年的五月八日「母親節」恰巧是個周日。早晨送孩子去上課外班，按下車窗，看著他遠去的小小背影，心中不由得泛泛一陣愧疚。為人之母已整整十一年，我一直暗自承認自己實在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好母親，因為我既沒有用足夠的時間去陪伴孩子，也沒有給過他充分的耐心。

可孩子給我的快樂是具體而實在的。三十五歲孩子已經算高齡產婦。我還記得，當時生產時同病房的另一名產婦先我一天生下女兒，夫妻倆一心想要的就是女兒，他們給孩子起的乳名是「稱心」。次日，我生下了兒子，就說，你叫「稱心」，我就叫「如意」吧，歡歡喜喜地把「三代單傳」的如意抱回家。如意兩歲的時候，我選擇了自主擇業，離開了舒適、穩定的體制內單位，開始了「居無定所」的職業記者生涯。那時，我頻繁出差。一天，我回到家，幼小的如意格外高興，在我身邊轉來轉去，不住「哈哈」放聲大笑。他說：「媽媽，我好幾天沒有看見你了，要補見。好幾天沒有跟你睡了，要補睡。都補回來！」

上幼兒園大班之後，如意已經習慣了我的出差，給我打電話時第一句話總是問「媽媽，你在哪？」一天，我告訴他自己要去蘇北出差，如意擔心地問「有沒有飯吃？」我逗他，說「沒有啊」。如意立刻一臉焦急，說「那你要被餓死的」，說著，滿臉愁苦的如意，眼淚汪汪了出來。他語氣哽咽：「媽，我怕你餓死。」我說，「沒關係，爸爸會對你好的，外公外婆也會對你好的」。可他依然傷心，說「但他們都不是媽媽」。

作為職業女性，我自然將自己的大部分時間與精力投入在工作上。如意上小學了，因為學校就在外公外婆家樓下，所以，他平時住在我父母那裡，我只在周末去接他。說來也慚愧，因為自己對買菜做飯沒有熱情，至今未去過菜場買菜，也沒下過廚房炒菜做飯，常常自己以速凍水餃果腹，就圖個省事。剛開始，周末接了如意，中午、晚上都下水餃給他吃，我告訴他「中國人一般在過年才能吃上水餃，而你跟著我卻一天能吃到兩頓」。後來，鄰居告訴我，如意很得意地對他們說「我媽牛啊，一天能過兩次年！」

後來我多了，一看到水餃，他說「媽，我不想過年了」。我就說，那就送你回外公外婆家吧。如意不吭聲，只好硬硬吃餃子。不過，我也下了點工夫，把水餃換成餛飩，去鎮江出差時專門買回來鎮江獨有的鍋蓋麵湯料，在給如意下餛飩時用來提味，他非常喜歡，稱此為「家常餛飩」。常常周末接了他，問他吃什麼，他假思索地選擇「家常餛飩」。心裡一直歉疚的還有，即便是周末與如意相處的時間，我也沒有全心全意陪伴他。這些年，我幾乎所有的周末都是在辦公室裡度過，我在寫稿子，看資料，如意

抄，還是不抄

言止善

當下，常可以聽到抨擊抄襲的言論，不時還可以看到張作家訴李作家剽竊的官司。看來，為文的人恐怕得先弄清楚什麼是「抄的界限」，因為這個問題可關乎名節呀。我自己有體會，提筆想寫點什麼的時候，常可以聯想到別人的議論，不是有句箴言講「太陽底下沒有新鮮的東西」麼？那些現成的精確敘述，寫作起來，到底可以抄，還是不能抄？我帶著這個問題去求教有識之士，下面列出的幾段，你也幫忙分析一下，看看人家講的是不是在理。

先抄一段那福義寫的文章：「按需用，即把別人的文句，按特定的需求聚集使用。其突出表現，是古人『集句』，王安石是集句的高手，《贈張軒民贊善》是他的集句詩之一。全詩為：『潮打空城寂寞回，百年多病獨登台。詩人得似張公子，有底忙時不肯來？』第一個小句來自劉禹錫的《石頭城》；第二個小句來自杜甫《登高》；第三個小句來自杜牧《登池州九峰樓寄張祜》；第四個小句來自韓愈《同水部張員外籍曲江春遊寄白二十二舍人》。『集句』多為文字遊戲，但也有好的或比較好的。不管怎樣，應該承認是一種令人佩服的創造。因為，從四面八方集攏來的句子，必須意思連貫，合乎格律，這極其不易，不是書讀得多，並且爛熟於心，又心思敏捷，才華奔放，是做不到的。由於文稿體裁的規約，『集句』的複製率是百分之百，但跟「抄襲」無關。」

再抄一段葉匡政的文章：「由於近些年出版的產業化與文學的影視化，每一部文學作品被訴侵權案的背後，往往會有巨大的利益驅動。我曾與一位律師討論過，羅貫中誕生在今天，能否創作《三國演義》？他的結論是，按照今天的著作權法肯定不能。因為前有陳壽的《三國志》，更有那麼多三國小說的話本，一旦創作出版，他將面臨無數的著作權糾紛。作家訴諸官司的目的，已不僅是為了維護文學世界的創造權了，他們要的是個故事所帶來的利益。所以法律開始越來越多地干涉甚至修改文學創作的規則了。」

最後，抄兩段外國人講的話。蒙田說：「關於我，可以這樣說，在這本書裡我只是用別人的花架成了一個花束，而我自己只提供了把它們捆在一起的繩子。」米茲納說：「如果你從一個作者那裡偷竊，那是偷竊；如果你從許多作者那裡偷竊，那是研究。」

王安石集句，是抄了四句，我學王安石，是抄了四段，學王安石學得不像，讓您笑話了。本想在結尾的地方再發揮幾句，想了許久，都不如人家說得透徹，還是別狗尾續貂吧。我有體會，因閱讀而在心中盪漾着愉悅感的時候，想與人分享的念頭會油然而生，這時，對「抄，還是不抄」的思考也會退居次席。

「鹽城好人」

鄧小秋

江蘇省的海濱城市——鹽城，最近出現了一件令人鼓舞的好事：有兩位普通的環衛女工，在凌晨工作期間，撿到了一個舊的環保袋子，裡面有兩萬多的現金。她們打開以後，發現那兩萬多現金，都是一些小額的鈔票。最大的面額，也只有二十元。錢的上面，還蓋着幾件衣服，但都是舊的衣服。她們估計，失主可能是個經濟不很富裕的人，家境並不太好。這些零零碎碎的錢，肯定來之不易。可以想像得到，這些錢應該「對人家很重要」，「丟錢的人肯定很着急」。於是，她們堅持在風雪中，等候失主三個小時。最後物歸原主，並且謝絕了失主的酬金。

確實，失主的家境並不太好。他們一家，是依靠收舊貨來謀生的。夫妻二人，每天辛辛苦苦的操勞，只賺點幾元、幾角的勞務費。點點滴滴的積存下來，非常不容易。他們帶著這筆錢，是準備春節後開張，收一點舊貨的。錢放在電動車的踏板上，過橋時給顛掉了。可以想像，這筆錢對於失主來說，是何等的重要。一家一當，都在這裡。如果一旦丟失，找不回來，說不定就毀了他們一家。所以說，兩萬多元，數目雖不算大，卻是救了他們一家。兩位環衛女工，確實實實是做了積德的好事。

「人為財死，鳥為食亡」，天底下，眾人忙忙碌碌，無非是為名利的。但是，「君子愛財，取之有道」。憑着自己的勞動與智慧賺來的錢，那是無可非議的。其他的不義之財，自然就不能貪為己有。兩位環衛女工，每月工資只有一千元左右。外面還欠了人家的債，生活過得很窘迫。她們工作又很辛苦，每天凌晨四點，就要上街打掃衛生。工作任務重，報酬卻很低。上有老，下有小，負擔不輕，她們並不是不需要錢，而是要乾乾淨淨的錢，不虧心的錢，用自己勞動掙來的錢。不是自己應得的錢，拿得就燙手，於心不安。這種最樸素的道德觀念，在現在到處都是「一切向錢看」的不正常環境下，是值得大力歌頌與提倡的。她們在事發後，受到了人們的讚揚與相關的表彰。但沒多久，這兩位環衛女工又把獎金捐給了當地的一個重症病人。她們覺得，有人更需要救助，她們還可以獻出微薄之力。這種舉動，無疑就更讓人刮目相看了。

霉乾菜

常去菜場買菜，總能見到梅乾菜。問問價格，大嫂曰：十元錢一市斤。現如今醃鹹菜的人少，怕麻煩，都買現成的，是故大嫂的生意很好。

霉乾菜是浙江一帶人的叫法，在我們這兒只叫鹹菜。你可別小瞧這貌不驚人，土了吧唧的霉乾菜，它可是道備受大眾歡迎的菜餚。霉乾菜的特點是能上能下，上能上到極致，再高檔的酒宴，也不跌份；下也能下到極點，平頭百姓的餐桌，它也是常客。

霉乾菜很好吃，最宜跟肉燒，再肥的肉也不怕。用霉乾菜做的菜餚很多，最為令人稱道的當數霉乾菜扣肉和霉乾菜燒肉。在霉乾菜系列中，相對來說，最花工夫、最麻煩的當數霉乾菜扣肉。此菜家製作較為麻煩，酒店業則責無旁貸，理直氣壯地肩起弘揚美食的重任，各路大廚也就堂而皇之地大展拳腳，大秀廚藝。為招攬食客，好些酒店常以私房菜、秘製菜、金牌菜來標榜，雖有點噱頭，卻能起到吸引眼球的作用。

事實上，霉乾菜扣肉的點擊率、上座率很高，幾乎適宜所有有名目的酒宴。此菜的特點為：扣肉油亮，肥而不膩，酥爛鮮香；霉菜則肉香濃郁，糯爛可口，回味無窮。

居家過日子，我喜歡直接用霉乾菜燒肉，方便痛快。將霉乾菜放於鍋中，泡發整整一夜，其間還要換水三五次。泡發的目的，一是讓其充分脹發，泡發不到家，霉乾菜難於入味，再者容易塞牙；二是充分拔除菜中酸苦的氣味，若有餘味，烹製的菜餚，讓人皺眉，難以舉箸。其菜的大致製作步驟，將五花肉下鍋煸炒，加放調料，燒至五成熟，放入霉乾菜，急火燒開後，改用小火燜爛。只要肉菜會合，再度燒開，那難以言表的，令人垂涎的香味，滿屋飄盪，散及四鄰。從健康角度出發，不宜長期食用醃製的食品，只

等待

等待，是磨人的，磨的是意志，是心。一選地等待，要麼上天堂，成偉業；要麼下地獄，成笑話。

塞繆爾·貝克特的《等待戈多》是經典的荒誕劇，把等待狀態，推至某種極致。多年來，無數人都在探問，戈多是誰？戈多為什麼沒來？無非是想解決掉那個懸疑——值不值得等待，要不要繼續等待下去。據說，掉掉那個人，破不了一個等待的過程嗎？當然不只是等死，等的內容豐富多彩。

有人說：要善於忍耐，要善於等待；有人說：要善於忍耐，要善於等待；有人說：順着一個恒定的方向，等下去，總會有一縷爛的結局。

等還是不等，親愛的朋友，你說呢？

如是我見

如果古時候宋國農民兄弟再等上四十年，誰也不會遇上傻瓜呢？基於古代環境保得好，換便易的事實，這完全有可能的。可是，為什麼幾千年來，我們一邊倒地嘲笑守株待兔的農民？我們今，普天之傳媒不約而同報道宋，費恩的拍攝傳奇，實乃費恩在等待沒有閃電時，拍攝自己的手藝，並難以言表的，令人垂涎的香味，滿屋飄盪，散及四鄰。從健康角度出發，不宜長期食用醃製的食品，只

守株待兔，從小聽到的故事，笑了這麼多年。那個被人嘲笑了上千年的愚蠢農民，其實，給他戴上一史上最執著的「民」的帽子，也毫不過分，和下山一路癩一路去玉米棒子的那隻猴子比，這樣優等，更具誘人的勵志意義。

一個超級耐等，一個急不可待，豐富了兒童的故事世界，也令成人回味再三。和「生存還是毀滅？」一樣，等還是不等，是人性極具迷惑性的問題。

看到一張電擊紐約自由女神的圖片，驚得人不敢相信是真的，以為是哪位高手在「弄人呢」！世上哪有如此巧合之事。攝影師杰·費恩為了拍到女神的效果，一等四十年，終於在他五十八歲的時候夢圓取景框。時間是一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八時四十五分。這一刻，授予他「新世紀最執著的攝影師」稱號，當之無愧。

杰·費恩回憶說：「當時風很小也沒下雨，這樣我就可以安全地躲在室內(巴特利公園城——作者註)從開着的窗口拍攝。那天晚上打了一百五十次閃電，這一幅是第八十二次閃電。當時我將相機安置在三腳架上，曝光時間是五秒。二。照片拍攝出來後，我只是調整了一下水平度做了一次剪切。」

多不容易啊，八十多次閃電，八十多次抓拍，終於撞大運，遇上了。為了這張照片，四十多年來，他躬身風雨，苦等痴候，多麼辛苦，卻毫不在乎，一直相信好運會降臨。他說：「能拍到這樣的照片只能說我走運，這種機會，也許一輩子才有一次。這是我曾見過的首張閃電擊中自由女神的照片。」